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列傳五十六

宇文融

祖節新書增

子審從

韋堅

楊慎矜

祖正道

父崇禮

兄慎餘

弟慎名

王鉷

盧鉉從新書增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尙書平昌公。攷之元孫也。祖節貞觀中爲尙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

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溫相  
次爲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  
亡免役多僞濫朝廷深以爲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  
僞濫搜括逃戶元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  
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融乃奏慕容琦  
韋洽裴寬班景  
儲庫狄履溫賈  
晉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  
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  
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憝上疏曰臣聞智者  
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

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

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  
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客能周給  
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  
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爲  
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  
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  
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  
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僚於尙書省議公卿  
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  
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

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爲外職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  
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  
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  
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  
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  
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副宗廟乾坤之寄下答  
寓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旰忘食然後以耻  
耻之身當四海之責雖則長想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  
於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  
實用恧焉當展永懷靜言厥緒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

上情靡通於下衆心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  
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於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  
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戶紀綱兼委之郡  
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  
發自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  
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流淚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  
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於人撫字安存更冀良算遂  
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堂廣徵異見羣詞盈於  
札翰環省彌於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爲勞稽衆考言謂  
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

爲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彝體前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  
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  
則農不傷財災饑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  
流戶大來王田載理敖庾之務寤寐所懷其客戶所稅  
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  
并舊常平錢粟並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使斂散及時  
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親鄰之  
善貸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績相從齊俗以瞻今陽  
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惇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  
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



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  
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虛施人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  
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循逃戶及籍外剩田猶  
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內使就厥功  
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勘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  
使示專其事不擾於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  
業歸首勾當州縣每季一申不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  
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戶色役勿欺隱及其  
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中書令張說素惡融  
之爲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

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

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爲事融

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令吏部爲十銓

典選事

有詔融與禮部尚書李嶠西密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

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處心鄆州刺史賈會懷州刺史王邱分總而不得參事法於上所奏又

爲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

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爲已患數譖毀之上

惡其朋黨尋出融爲魏州刺史

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使俄轉汴

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

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

六年復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

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旣居相位欲以天

下爲已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

是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

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

晨夕飲讌由是爲時論所譏時禮部尙書信安王祚爲

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獄祚旣申訴

得理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翼日街通奏帝怒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

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旣

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

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  
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腳隱沒巨萬給  
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旣  
瘴毒憂恚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  
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  
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  
相容也融遽還卒於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台州刺史  
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  
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於巖  
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  
杖架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揚國忠  
專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敕行刑畏議者嫉其酷  
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

州刺

史

韋堅

字子

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

開元初兗州刺史堅姊爲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

公姜皎女堅妹又爲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叙

由祕書丞  
歷奉先令

二十五年爲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

採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

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

禪國之倉廩歲益鉅萬元宗以爲能天寶元年三月擢

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

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壅渭水作輿成

堰截灞澗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  
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澗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  
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  
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  
若廣陵郡船卽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  
味丹陽郡船卽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卽折造官端綾  
繡會稽郡船卽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卽瑇瑁真  
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卽力士瓷酒器茶釜茶鑪茶椀  
宣城郡船卽空青石綠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卽蕉葛蚶  
蚶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卽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

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製先是  
人間戲唱歌詞云得

丁紇反

體

都董反

紇那也紇囊得休耶

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休歌至

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元元皇帝云有寶符在

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

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

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

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宏農野宏農得寶那潭裏船

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

歌詞十首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褊袒膊紅羅抹額於

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元宗歡悅下詔敕曰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並卽量與改轉其專知



檢校始末不

文缺

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

分仍委韋堅具名錄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

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啟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

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

上考準前錄奏船夫等宜其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

郡進上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

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

堅姜氏壻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

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爲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

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

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  
判官元攜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  
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  
矜代之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  
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爲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  
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元宗感其言有詔訊  
翰林甫  
使楊慎矜楊國忠王  
無言溫等文致其獄遽貶堅爲縉雲太守惟明爲播州  
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堅爲  
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爲宜春太  
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鄠縣

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累者數十人又敕嗣薛王瑁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母隨男任女壻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爲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絕七載嗣薛王瑁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因

之綱典船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剝不止鄰伍盡成裸形  
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元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  
隨宇文化及至河北爲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  
后入於建德軍建德送於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  
靖擊破頡利可汗胡曾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  
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  
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  
中以名犯元宗上字改爲崇禮開元初擢爲太府少卿  
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前後爲太

府者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宏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勾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材幹任氣尚朋執初爲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元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爲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爲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

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爲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讓頗不相能竟出爲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已復擢爲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爲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堅獄

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鏐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鏐  
父璿中外兄弟鏐卽表姪少相狎鏐入臺慎矜爲臺端  
亦有推引及鏐遷中丞雖與鏐同列每呼爲王鏐鏐恃  
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  
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鏐於慎矜有間

又誘而啗之鏐乃伺其隙以陷之

明年慎矜父冢草木

胡人史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  
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  
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  
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辨惠留宮中寢侍  
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  
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問質  
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庭中步屋變夜分乃去  
又自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鏐方隄陰

相慎矜奪銜職田背詈銜詆其母氏銜不堪其辱詞忠

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高勃然曰爾親耶毋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

不爲禮慎矜怒慎矜性疏快素昵於銜嘗語識書於銜又與還

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銜於林甫構成其罪云

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畜異書與凶人來

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元宗在華清宮

林甫令人發之元宗震怒繫之於尙書省詔刑部尙書

蕭隱之新書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璿侍御史楊釗殿

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東京收

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雜訊之又令



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  
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答辯鉉百端  
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排其足以木按其足  
問櫬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  
血出謂之驢駒拔擲瑄竟不肯答又使鉉與御史崔器  
入城搜慎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豎櫃上  
作一闇函盛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詬以示慎矜  
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及溫以敬忠  
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証說之若至溫湯卽求首陳不  
可得矣去溫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

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慎矜  
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  
並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  
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  
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亦  
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女配流  
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  
監察御史顏真卿送敕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  
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  
初尙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

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癯何以堪此書後入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列齋救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溫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

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

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寶應初慎於王珪  
韋堅皆復官爵

王鏐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爲時名將生珪

舊書

王方翼傳作珪新書王方翼傳作璵璵珪開元初並歷中書舍人珪

兵部侍郎祕書監鏐卽璵之孽子開元十年爲鄆縣尉

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

累除戶部員外郎常兼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

使遷戶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爲

京兆尹引升爲京令朝宗又於終南山下苟家觥買山

居欲以避世亂元宗怒敕鏐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

爲吳興別駕又加鑿長春宮使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  
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爲京畿關內  
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  
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鑿有吏幹倚之  
轉深以爲已用旣爲戶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  
復鑿卽奏徵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  
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敕本郡高戶  
爲租庸腳土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  
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  
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

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元宗在位多  
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鑊探旨意  
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資鑊云此  
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元宗以爲鑊有富國之術利  
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七載又  
加檢察內作事遷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八載兼充閑廐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  
羣牧都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於金星  
洞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元宗令鑊  
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鑊銀青光祿大夫都知

總監及栽接等使九載五月

爲御史大夫

兼京兆尹使並如

故鍤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

吏求押一字卽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胥公

林甫亦畏避之

然鍤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

召王大夫俄而鍤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白失鍤林甫

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林甫

子岫爲將作監供奉禁中鍤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雞供

奉每諛岫岫常下之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爲樂旣置酒永穆公主親視

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鄰常於廳事貯錢數百

繩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

歡之所鍤與弟戶部郎中錕召術士任海川遊其門問

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鋏懼洩其事命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鋏鋏遣賈季鄰收於長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屍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王繇尙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鐸與故鴻臚少卿邢璣子絳情密累年絳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元宗臨朝召鋏上於玉案前



過狀與鏐鏐好奔碁絳善奔鏐因鏐與之交故至是意  
鏐在絳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  
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鄰等捕之逢鏐於化度寺門季  
鄰爲鏐所引用爲赤尉鏐謂之曰我與邢絳故舊絳今  
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絳門絳  
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鄰以鏐語  
白鏐鏐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鏐與國忠共討  
逐絳絳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劍南節度使有  
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  
內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絳爲亂兵

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白元宗元宗以鑄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鑄與鐸別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鑄耳遂特原鐸不問然意欲鑄請罪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鑄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併命鑄俛首久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鑄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鑄恨之憤訴言氣頗高鑄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矣須臾敕希烈推之鑄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

遂不許俄鐸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鐸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悉鐸引之冕叱詈鐸曰足下爲臣不忠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爲戶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縉事乎國忠愕然謂鐸曰實知卽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鐸方曰七兄不知季鄰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鐸決杖死於朝堂賜鏹自盡於三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鏹判官齊奇營護之有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劍爲非幹引泉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偁長流珠崖郡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

室女並流

銜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銜強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

初

銜與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

及貴盛爭權銜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

而銜至赤族豈天道歟

盧鉞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鉞發其私以結林甫

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銜得罪方爲閣廐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盧

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

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

心緣利動言爲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

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蓄宇文融韋堅楊

慎矜王鍈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卽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元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

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美融堅矜鍈因利乘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新書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

食故議取隱戶剝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  
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未  
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  
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  
楊慎矜王鏐楊國忠各以衰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  
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流亡日多  
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還用權媚  
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充還用權媚  
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  
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歟怨基亡  
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饑國忠後  
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列傳五十七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李守德

陳元禮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卽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姪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

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  
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  
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  
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  
細一人以示公遂榜其  
一日坐王所屬放冬集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  
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與中貴  
人善乃因中官干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  
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官高  
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  
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元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  
久之以右丞韓休對元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



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如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元宗眷過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爲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厮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尙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瑋光王

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惡妃元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旣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十二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朔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元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

仙客仙客翼日見上泣讓官爵元宗欲行實封之命兼  
爲尙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  
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  
合當萬死元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  
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  
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  
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  
人何有不可元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  
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元琰坐  
賊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元宗察之謂九齡曰

王元琰不無賊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九齡曰

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元宗曰卿不知雖

離之亦卻有私元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耀卿俱

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磨折趨而

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

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尙左右丞相邪目恚而

送乃止公出挺之爲涪州刺史元琰流於嶺外卽日林

甫代九齡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拜牛仙客

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

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元宗怒而殺之林甫言子諒

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荊州長史元宗終用林甫之

言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瀼州死於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寃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天下幾致刑措

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烏雀不敢棲今刑元宗推

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

功元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崇而薨儲宮虛位元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元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林甫旣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尙書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祿大夫遷尙書

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

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人宣賜道路相望

嘗詔百官

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輩致其家

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

適之輕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

疎以至罷免

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

黃門侍郎陳

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既罷乃引希烈同知政

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己台司機務希烈

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

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幾恒以大臣接對

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

恣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也

諫官皆持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遜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

邽合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

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

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時帝

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上對詔或斥已

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

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林甫京城邸

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

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

可勝紀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

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

恒度而耽寵固權封已自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

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  
帝愛其醜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  
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  
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由是廢

初韋堅

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  
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  
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爲不軌黜  
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裴  
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  
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  
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  
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親出入中禁奏請



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鄰與子壻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鄰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錡與國忠按問錡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

有鄰自盡出良娣爲庶人李邕裴敦復枝黨數人並坐

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

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

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遊後園見輦重者跪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林甫自以

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數危

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

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

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  
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時爲山東節度自云與忠王  
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兵以佐太子元宗聞之曰我  
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  
太守八載咸寧太守趙奉章新書奉璋告林甫罪狀二十餘  
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  
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  
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  
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  
那社尒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

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  
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  
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  
人善戰有勇寒族卽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思順代林  
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  
識文字無人相由然而祿山竟爲亂階由專得大將之  
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  
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  
之闕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  
用杌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杌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

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  
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  
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  
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會南蠻寇  
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  
行句未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軍事屈指  
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  
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  
右諫止乃敕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  
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翼曰國忠自蜀還

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

州大都督給班劔西園祕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

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

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扇複壁絡板蟄石一夕

屢徙雖家人不之知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

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勳騎先有子

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

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爲將作監嵎爲司儲郎中嶼

爲太常少卿子壻張博濟爲鴻臚少卿博濟亦檢薄自

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爲員外郎中廳事壯

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爲考堂擅費

諸州籍帳錢不鄭平爲戶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闕齊

貫有司不敢言

宣爲諫議大夫元摠爲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一白  
皙多鬚長丈夫逼已接之不能去旣寤言曰此形狀類  
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故  
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胄曹參軍  
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  
國忠素憾林甫旣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  
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爲之證詔奪林甫官爵  
廢爲庶人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  
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  
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上  
國忠劾其奸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  
悉奪官爵斷棺別取含珠金岫嶠諸子並謫於嶺表林  
紫更以小樽用庶人禮葬之

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

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

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寃帝

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

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

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

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

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然不應至德中兩

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

天寶時嘗鑲玉爲元皇帝及元宗肅宗像於太清宮

復琢林甫陳希烈像於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  
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  
明初盧攜爲大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葢送京兆毀之云  
楊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蒲州永樂人  
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尙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卽

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爲宗

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

寬新書惡其爲人因事答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罷去

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元琰死蜀州國忠護

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貞其資至成都擄

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

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

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

國忠見幹貌頽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

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

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號

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宜淫不止時諸楊曰

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擄蒲元宗引見

稍遷金吾衛

兵曹參軍

閑廐判官

太真妃卽國忠從姐妹也天寶初太真

有寵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賓佐

兼瓊入爲戶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  
主籍簿計算鉤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既而

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  
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  
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  
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  
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  
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  
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  
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  
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

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

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

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劔南健兒

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

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時海內豐穰州縣粟帛  
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

二十七年耕除九年食今天致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  
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

充天子是歲貴妃姊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

禁裁

兄鈺拜鴻臚卿八載元宗召公卿百僚觀左藏庫喜其

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旣專錢

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

鏜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旣帝意不迴慎矜  
稍避事防患因與鏜有隙鏜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  
昆仲繇是權傾内外公卿惕息吉温爲國忠陳移奪執  
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昊御史  
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  
救王鏜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  
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緯事泄乃陷鏜兄弟  
誅之因代鏜爲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  
邢緯獄令引林甫交私鏜鐸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  
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疏薄林甫南蠻質

子閣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

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新書六萬討南蠻與羅

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使白

衣領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

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劔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

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

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

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

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

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

萬眾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寃毒無敢言者舊勳戶免行所

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闕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遂遣宋昱卿昂韋儼以御史迫

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名貧弱者密縛置室國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

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

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凰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

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十一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

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雨泣懇陳必爲林甫所排帝

憐之不數月召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

汗被會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尙書集賢殿大學

士監修國史崇元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劔南節度山南

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  
疏躁強力有口辯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  
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氣使無

不讐憚嘗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承以進曰雨不  
為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

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啟子瞻舉

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

朝見撫喜已而聞瞻當黜詆曰生子子不富貴邪豈以一  
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瞻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吒

官不進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  
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

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

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巳時還第機

務填委皆決於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

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

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

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

公行國忠既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

名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尚用

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

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尙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

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

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

集百僚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  
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  
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中  
在列曰旣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  
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旣  
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其  
所詭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  
選人鄭怵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詔仲通爲  
頌帝爲易

數字因以黃  
金識其處

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



構運甲第土木被締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

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

衢路觀之無不駭歎元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

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奈

國蠶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

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

有軟腳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闍侍歌兒相望於道進封

衛國公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食實封三百戶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授尚

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悅故冊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

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

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

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

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

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

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

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

得李超安岱

李方來王岷

等使侍御史鄭昂縊

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

祿山上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

於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上上竟不之悟

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為使節度范陽呂知詢節度平

盧揚光觀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規祿山未遣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

祿山無二心  
前詔焚之矣

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

既發

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

元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

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

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

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

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

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

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

悞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

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

是日帝自

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傑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 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元

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盧賊奄至令內侍曹大仙擊鼓於春明門外又焚芻蕘之積煙火燭天旣渡渭卽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賤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飯始得食翼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元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

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

願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

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衛騎

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是日貴

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案后妃傳魏

妃旣縊韓國虜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蜀北

疑誤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御史大夫魏方進貴衆曰左

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元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撓

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

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

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

今神明啟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  
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  
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  
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  
幸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  
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咄曉晡暄爲太常卿兼戶  
部侍郎尙延和郡主咄爲鴻臚卿尙萬春公主兄弟各  
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  
國忠旣死柔與貌國夫人皆自剄死於馬嵬

馬嵬多衆賊之  
身貫百矢乃墮

咄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

暄聞  
亂下

殺之晞走至陳倉爲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  
漸寶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  
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  
斷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  
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  
爲潞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  
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  
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爲皇太子召  
暉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

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  
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卽位帝居武德殿太  
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  
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  
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尙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爲大  
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  
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暉  
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暉亦  
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尙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  
大將軍三爲左金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太僕卿二十



年以曄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  
初曄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繪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  
來往敕郡縣供擬曄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  
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詔還  
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爲金  
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榮戟時人美之曄壽考善保  
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  
少孤而聰敏有才畧好元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  
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

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岐  
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  
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

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

元宗爲太子  
間游獵韋杜

間怠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  
乃蕭然囊陋坐久殺牛進酒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

輒止遇元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  
其廬

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元宗筮克清內難  
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  
然可觀普潤白元宗元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  
主簿於東宮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

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  
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元宗遽召見之琚  
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弑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  
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  
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  
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元宗命之同榻而坐元宗  
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  
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  
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其養  
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

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人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元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元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翼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祕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元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

求張曄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

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

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

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

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元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

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

賈膺福

等睿宗遜居百福殿十

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

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

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

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

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  
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  
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  
戶通前七百戶累日元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  
各一牀雜綵各一千疋絹一千疋列於庭讌慰終夕載  
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八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  
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菓  
珍味饗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  
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  
於元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

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元宗乃疏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勲中朝又實食封典十五州賞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元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譟或擄

捕藏鉤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

始琚爲中書侍

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没官



生毛仲因隸於元宗性識明悟元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元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鷲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元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元宗旨待之甚謹元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

軍令押千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元禮等相與見元宗訴寃會元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元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元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元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所殺其夜少帝以元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赦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

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元宗引  
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  
其犯逆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元宗不責又  
超授將軍及元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  
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以福順等爲  
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  
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  
人毛仲專知東宮馳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  
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  
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

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元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馳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廐側內宅住每入侍讌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持節充

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峻與天

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仙先等計會毛仲部

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

倍時尚麥苗苗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犍僮千口爲牧圍芻粟之類不敢

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

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元宗益喜於岳下

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

司自元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

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敕張說爲監牧頌以美

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

驕嘗求爲兵部尙書元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  
福順子娶毛仲女宣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  
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尤倨  
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  
則挫辱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  
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元宗借之嘗生子帝命力士就  
賜仍授子五品官還  
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  
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  
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  
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  
少尹奏之元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

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  
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於朝位恩寵莫  
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驕盈之志往屬艱難遽茲  
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茂聞悛悔在公無  
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  
庸昧宜從遠貶可瀋州別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  
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  
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  
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  
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改名

守德嘗遇故主於道  
上走避守德命左右

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  
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  
爲郎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

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  
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  
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參軍連累者數十人  
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元禮  
以淳樸自檢宿衛官禁志節不衰天寶中元宗在華清  
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元禮曰未宣敕報臣  
天子不可輕去就元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  
月半欲夜遊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



夜遊願歸城闕元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元禮欲於  
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元宗入巴蜀  
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  
聰明生旣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  
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  
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羣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  
鑿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元宗之睿哲而蔽於  
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  
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

管仲隰朋幸豎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曄  
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閔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  
僭侈死於非罪亦何惜之

贊曰天啟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譏惡曄同二  
王亦承恩澤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傳五十八

元宗諸子

奉天皇帝琮

廢太子瑛

棣王琰

鄂王瑤

靖恭太子琬

光王琒

夏王一

儀王璿

穎王璿

懷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瑄

義王玘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涼王璿

汴王璿

元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

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璉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  
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  
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潁  
王璈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  
王環盧美人生信王瑄閻才人生義王玘王美人生陳  
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涼  
王璿沐哀王璈餘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元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  
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郟王開元四年正月遙  
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十

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遙領涼州都督兼河

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

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一載薨新書十贈

靖德太子葬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啟夏門內置廟

祔享焉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冊為奉天皇帝妃

寶氏為恭應皇后詔曰靖德太子琮親則朕兄睿哲聰

不敢違承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備禮改葬於華清宮

北齊陵羣臣素服臨送達禮以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

冕為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養其

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侏為嗣慶王除祕書監

同正員

廢太子瑛元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

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

爲皇太子十年正月元宗紀八年當從紀加元服其年元宗紀七年當從紀

元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仍敕右散騎常

侍褚无量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

年改名鴻十六年詔九品官息女可配納妃薛氏太常少卿

薛紹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

書令蕭嵩親迎特封徐國公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

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闕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蒔以

觀其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

成云

貌善歌舞元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爲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元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疏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如泣訴於元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元宗惑其言

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  
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  
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  
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  
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中生憂死國  
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  
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  
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  
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旣長無過二王  
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元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



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  
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

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

薛鏞常構異謀

惠妃使人詭名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自帝曰太子二

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

元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

下家事臣不合參知元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

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

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怖而成

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仲倩侏備儼

新書五男無儼

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元宗遣鞠之天寶中

儼爲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仲爲平原郡王宗正卿  
同正員侏爲嗣慶王備太僕卿  
傳失傳寶應元年詔雪瑤瑛琚  
之罪贈瑛爲皇太子瑤琚復贈爲王

棣王琰元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  
爲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  
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  
傅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  
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畧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  
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  
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

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元宗云  
琰厭魅聖躬元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元宗大怒引琰  
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  
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於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  
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  
及推問之竟孺人也元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  
下皆爲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如卽  
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如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  
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新書僕爲汝南郡王  
祕書監同正員僑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僑爲濟南

王光祿卿同正員

按順化王僚太僕卿俠國子祭酒仁殿中監優祕書監

寶應元

年五月代宗卽位捨瑑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元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加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二千戶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靖恭太子琬元宗第六子也初名嗣元開元二年十二

月封爲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爲榮王十五年授

京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

又詔親巡按隴右選關內河東飛騎五萬防盛

秋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琬天寶元

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

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

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

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贈靖恭太子葬於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

八人天寶中封爲郡王者二新書俯爲濟陰王太僕卿

同正員偕爲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情陳留王源衛尉卿債祕書監

佩鴻臚卿

光王琚元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三年封爲光王十五年

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畧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濉潁王灃壽王清延王涸盛王沐信王沔義王灃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爲陳王澄封爲翌王漣封爲恒王滔封爲汴王陳王巳下四王幼未授官並置府官僚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宮尙書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僚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瑤皇子中有學尙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元宗愛之以母見疏薄嘗有怨言爲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

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元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爲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爲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元宗追封諡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儀王璿元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璿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旣爲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健爲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潁王璿元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湮開元十三年封潁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璿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元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潁王之藩令設儲供元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璿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璿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綠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璿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贇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



何所瞻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

威衆璈笑曰但爲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固

逐之拜於馬前璈不止之固頗怒元宗至璈視事兩月

人甚安之爲固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

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伸天

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卿同正員

勝高邑王倪楚國公儔夔國公

懷哀王

新書諡思案元宗紀諡哀當從舊書

敏元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

秀以母惠妃之寵元宗特加顧念纔睥開元八年二月

薨追封諡權窆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

耐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元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劔南節度尙書  
虛已之妹初名澤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  
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永  
王十五年五月遷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  
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  
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  
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  
大都督餘如故以少府監  
實昭爲副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  
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  
用鉅億以薛鏐李臺卿章子春  
劉巨鱗蔡垌新書  
作駟爲謀主因有

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於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擄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傷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採訪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

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延瑤段喬  
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  
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瑤等結銑爲兄弟求之  
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領屯於揚子成  
式使判官評事裴莪新書作戎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  
步洲伊婁埭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並以其  
衆迎降於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駭  
裴莪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於江津璘與傷登睥望之  
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廣琛知事不  
集謂諸將曰  
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  
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

然使吾等名結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於

江寧馮季康康謙投於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晉陵宵謀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侃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奕於新豐皆因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

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侃等介馬而出襄城王  
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左右翼擊之射中襄城王首傷  
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  
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  
外爲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

子傷等爲亂兵所害肅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

璘未敗時上皇

下誥降爲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傷  
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  
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薛鏐等  
皆伏誅子儂爲餘姚王偵莒國公儂脚國公怡儀並國

酒子祭

壽王瑁元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

元年見幸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  
端麗穉祿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  
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  
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爲壽  
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  
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  
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  
元宗從之大厯十年瑁天寶中有子封爲王者二人新書  
三人一人爲濟陽郡王倓爲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優德  
王伉薛國公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  
傑國子祭酒

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朝以沛英  
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  
千二百戶聖厯初皇嗣封爲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  
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  
相府與太平同至五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  
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萬戶嗣雍衡陽臨  
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萬戶安樂初封二千  
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戶相王女  
爲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  
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



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七千爲限雖水  
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雍  
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爲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  
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  
弟著勲五千戶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  
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爲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  
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爲公主者賜封  
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爲  
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  
爲限

延王玠元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洄玠母卽尙書右丞柳  
範孫也最爲名家元宗深重之玠亦仁愛有學問開元  
十三年封爲延王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  
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玠  
天寶十五載元宗幸蜀玠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  
路數日不及行在所元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  
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祕  
書監同正員倬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倬魯國公倬  
荆國公仇太

柳僕

盛王琦元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

三月封爲盛王十五年遙領揚州大都督二十三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  
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  
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  
史劉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御史  
中丞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新書代宗紀在三月薨贈太傅諡曰  
宣天寶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僨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

員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俗徐國公  
係許國公

濟王環元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湓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僚爲永嘉郡王衛尉卿同  
正員俛爲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瑄元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二十一年九  
月封爲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  
瑄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終爲新安郡王太常卿  
同正員倜爲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義王玘

新書作玘

元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瓘開元二十一

年九月封爲義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

改名玘

案舊本義王以下六王皆作二十三年七月天

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儀爲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

員僂爲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珪元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爲陳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爲王者二人

新書  
三人

佗爲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倭爲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元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爲豐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珙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澆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為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琪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於外聖德欽明王身為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於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琪歸幕次詞又不順羣

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佛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佺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恒王瑱元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爲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元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縱

元宗紀作漩

母武賢儀

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一年九月封爲涼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

宗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  
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嗣聖篡大位聖祿初封  
爲相王始出閣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  
王重俊爲太子又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温  
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  
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  
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  
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  
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  
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



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元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頴壽延盛濟信義陳恒涼十一

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爲王者一人仍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璿元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一年九月封爲汴王二十三年七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元宗紀二十四

年七月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琬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啟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道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愼

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螽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木根讒勝瑛  
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琪自災永璘  
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八